



作为话题进入 X 位置很自由，但是，它也可以加在谓词性成分或小句上，但 ču 并不能自由地加在表示问题的成分或小句上，它只能加在陈述形式上。成都方言的“哎”可以自由地加在名词性成分上，也可以自由地加在谓词性成分或小句上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自接加在表示问题的成分或小句上，如加在正反问、实质问、选择问上，担任疑问强化词（interrogative intensifier）。“哎”还是“叹词语气词同源词”，即它在这一功能中还可以叹词面目出现，维吾尔语 ču 没有这一功能。这说明 ču 是更为纯粹的表示话题疑问的形式，而不是来自于表意外的叹词。不过疑问形式可以向情感标记发展，所以后来 ču 具有了表惊讶、感叹语气，且其用法与“哎”系词也不同。

王力（1980）认为，“尔”是“呢”来源。“尔”本义花繁盛貌，可能由主观大量发展出感叹意义，因此，“尔”没有话题问的用法，只有感叹用法和在疑问结构中作“疑问强化词”的用法。

一般认为，表疑问的“呢”来源于“嚮、你、尼”，根据江蓝生（1986），《祖堂集》的“嚮”有话题问、疑问强化词用法，可是总共只有 3 例。并且公允地讲，两个话题问的例子很可疑，因为也可以解释为意外句。稍晚的宋代《五灯会元》，“嚮”的确有大量的话题问例子，反倒是疑问强化词的例子罕见。《祖堂集》句末“你”有话题问、疑问强化词用法，可是总共只有 4 例。而“尼”则有可能就是话题问，不过只找到一例。到宋代，“嚮、你”也发展出话题问的用法。在南宋的话本中，就出现了“呢”，并与“尼”一样是话题问，可能是“尼”字转写。元代《老乞大新释》的“呢”出现疑问强化词、句中话题标记和非疑问的用法，但是这几种用法的比例是相差很大的，而且其中反倒是并没有话题问的功能，这样来看，它是从“尔”继承而来的，与宋代的“尼”没有关系。

，所谓话题标记并不是一定从话题问标记而来，也可以是来自强调/感叹标记。《老乞大新释》中也有话题问，不过是用“如何”类实质问形式。到了明代，“呢”才出现话题问功能：

从历史与现实看，汉语“呢”系词都有必要一分为三：

呢 1：肯定性感叹词，主要用于非疑问句中，表示感叹。

呢 2：疑问强化词，用于是非问、实质问、选择问句中，作为疑问强化词而存在。

呢 3：话题问形式，加在非疑问形式上构成话题问，以及由话题问导致的个别感叹等用法。

在历史上，它们是多来源的，并最终在部分北方方言中合流，在其他一些方言中则保持为二分或三分。“呢 3”（话题问）功能往往用单独的标记，或与“呢 2”（疑问强化词）使用同样的标记，除河北、山西、陕北这一地域之外，“呢 3”一般不与“呢 1”（感叹词）用同样的标记。